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無聲戲 第一回 醜郎君怕嬌偏得豔

詩云：天公局法亂如麻，
對夫妻九配差。
常使嬌鶯棲老樹，
慣教頑石伴奇花。
合歡牀上眠仇侶，
交頸幃中帶軟枷。
只有鴛鴦無錯配，
不須夢裡抱琵琶。

這首詩單說世上姻緣一事，錯配者多，使人不能無恨。這種恨與別的心事不同，別的心事可以說得出，醫得好，推有這樁心事，叫做啞子愁、終身病，是說不出、醫不好的。若是美男子娶了醜婦人，還好到朋友面前去訴訴苦，姊妹人家去遣遣興，縱然改正不得，也還有個娶妾討婢的後門。只有美妻嫁了醜夫，才女配了俗子，止有兩扇死門，並無半條生路，這才叫做真苦。古來「紅顏薄命」四個字已說盡了，只是這四個字，也要解得明白：不是因她有了紅顏，然後才薄命；只為她應該薄命，所以才罰做紅顏。但凡生出個紅顏婦人來，就是薄命之坯了，哪裡還有好丈夫到她嫁，好福分到她享？

當初有個病人，死去三日又活轉來，說曾在地獄中看見閻王升殿，鬼判帶許多惡人聽他審錄。他逐個酌其罪之輕重，都罰他變豬變狗、變牛變馬去了，只有一個極惡之人，沒有什麼變得，閻王想了一會，點點頭道：「罰你做一個絕標緻的婦人，嫁一個極醜陋的男子，夫妻都活百歲，將你禁錮終身，才准折得你的罪業。」那惡人只道罪重罰輕，歡歡喜喜地去了。判官問道：「他的罪案如山，就變做豬狗牛馬，還不足以盡其辜，為何反得這般美報？」閻王道：「你哪裡曉得，豬狗牛馬雖是個畜生，倒落得無知無識，受別人豢養終身，不多幾年，便可超生轉世；就是臨死受刑，也不過是一刀之苦。那婦人有了絕標緻的顏色，一定乖巧聰明，心高志大，要想嫁潘安、宋玉一般的男子。及至配了個愚醜丈夫，自然心志不遂，終日憂煎涕泣，度日如年。不消人去磨她，她自己會磨自己了。若是丈夫先死，她還好去改嫁，不叫做禁錮終身；就使她自己短命，也不過像豬狗牛馬，拚受一刀一索之苦，依舊可以超生轉世，也不叫做禁錮終身；我如今教她偕老百年，一世受別人幾世的磨難，這才是懲奸治惡的極刑，你們哪裡曉得？」

看官，照閻王這等說來，紅顏果是薄命的根由，薄命定是紅顏的結果，那啞子愁自然是消不去、終身病自然是醫不好的了？我如今又有個消啞子愁、醫終身病的法子，傳與世上佳人，大家都要緊記。這個法子不用別的東西，就用「紅顏薄命」這一句話做個四字金丹。但凡婦人家生到二二三歲的時節，自己把鏡子照一照，若還眼大眉粗，髮黃肌黑，這就是第一種恭喜之兆了。將來決有全的丈夫，不消去占卜；若有二三分姿色，還有七八分的丈夫可求；若有五六分的姿色，就只好三四分的丈夫了；萬一姿色到了七分八分、九分十分，又有些聰明才技，就要曉得是個薄命之坯，只管打點去嫁第一等、第一名的愚醜丈夫，時時刻刻以此為念。

看見才貌俱全的男子，曉得不是自己的對頭，眼睛不消偷覷，心上不消妄想，預先這等磨煉起來。及至嫁到第一等、第一名的愚醜丈夫，只當逢其故主，自然貼意安心，那閻羅王的極刑自然受不著了。若還僥倖嫁著第二三等、第四五名的愚醜丈夫，就是出於望外，不但不怨恨，還要歡喜起來了。人人都用這個法子，自然心安意遂，宜室宜家，啞子愁也不生，終身病也不害，沒有死路，只有生門，這「紅顏薄命」的一句話豈不是四字金丹？做這回小說的人，就是婦人科的國手了。奉勸世間不曾出閣的閨秀，服藥於未病之先；已歸金屋的阿嬌，收功於暝眩之後，莫待病入膏肓，才悔逢醫不早。我如今再把一樁實事演做正文，不像以前的話出於閻王之口，入於判官之耳，死去的病人還魂說鬼，沒有見證的。

明朝嘉靖年間，湖廣荊州府有個財主，姓關字裡侯。祖上原以忠厚起家，後來一代富似一代，到他父親手裡，就算荊州第一個富翁。只是一件，但出有才之貝，不出無貝之才，莫說舉人進士掙扎不來，就是一頂秀才頭巾，也像平天冠一般，承受不起。裡侯自六歲上學，讀到七八歲，剛剛只會記帳，連拜帖也要央人替寫。內才不濟也罷了，那個相貌，一發醜得可憐。凡世上人的惡狀，都合來聚在他一身，半件也不教遺漏。

好事的就替他取個別號，叫做「關不全」。為什麼取這三個字？只因他五官四肢，都帶些毛病，件件都關，件件都不全關，所以叫做「關不全」。哪幾件毛病？眼不叫做全瞎，微有白花；面不叫做全疤，但多紫印；手不叫做全禿，指甲寥寥；足不叫做全蹺，腳跟點點；鼻不全赤，依稀略見酒糟痕；髮不全黃，朦朧稍有沉香色；口不全吃，急中言常帶雙聲；背不全駝，頸後肉但高一寸；還有一張歪不全之口，忽動忽靜，暗中似有人提；更餘兩道出不全之眉，或斷或連，眼上如經樵採。

古語道得好：「福在醜人邊。」他這等一個相貌，享這樣的傢私，也夠得緊了。誰想他的妻子，又是個絕代佳人。父親在日，聘過鄒長史之女，此女係長史婢妾所生，結親之時，才四五歲，長史只道一個通房之女，許了鼎富之家，做個財主婆也罷了，何必定要想誥命夫人？所以一說便許，不問女婿何如。

誰想長大來，竟替爺娘爭氣不過。她的姿貌雖則風度嫣然，有仙子臨凡之致，也還不叫做傾國傾城；獨有那種聰明，可稱絕世。垂髫的時節，與兄弟同學讀書，別人讀一行，她讀得四五行，先生講一句，她悟到十來句。等到將次及笄，不便從師的時節，她已青出於藍，也用先生不著了。寫得一筆好字，畫得一手好畫，只因長史平日以書畫擅長，她立在旁邊看看，就學會了，寫畫出來竟與父親無異，就做了父親的捉刀人，時常替他代筆。後來長史遊宦四方，將她帶在任所。及至任滿還鄉，關裡侯又在喪中，不好婚娶。等到三年服闋，男女都已二外了。長史當日許親之時，不料女兒聰明至此，也不料女婿愚醜至此。直到這個時候，方才曉得錯配了姻緣，卻已受聘在先，悔之不及。鄒小姐也只道財主人家兒子，生來定有些福相，決不至於缺頭鼠腦。那「關不全」的名號，家中個個曉得，單瞞得她一人。

裡侯服滿之後，央人來催親，長史不好回得，只得憑他迎娶過門。成親之夜，拜堂禮畢，齊入洞房。裡侯是二多歲的新郎，見了這樣妻子，哪裡用得著軟款溫柔，連合盞杯也等不得吃，竟要扯她上牀。只是自己曉得容貌不濟，妻子看見定要做作起來，就趁她不曾抬頭，一口氣先把燈吹滅了，然後走近身去，替她解帶寬衣。這也不消細說。

只是雲收雨散之後，覺得牀上有一陣氣息，甚是難聞。鄒小姐不住把鼻子亂嗅，疑他牀上有臭蟲，哪裡曉得裡侯身上，又有三種異香，不消燒沉檀、點安息，自然會從皮裡透出來的。哪三種？口氣、體氣、腳氣。

鄒小姐聞見的是第二種，俗語叫做狐腥氣。那口裡的因他自己藏拙，不敢親嘴，所以不曾聞見。腳上的因做一頭睡了，相去有風馬牛之隔，所以也不曾聞見。鄒小姐把被裡聞一聞，又把被外聞一聞，覺得被外還略好些，就曉得是他身上的緣故了，心上早有三分不快。只見過了一會，新郎說起話來，那口中的穢氣對著鼻子直噴，竟像吃了生蔥大蒜的一般。鄒小姐的鼻子是放在香爐上過世的，哪裡當得這個熏法？一霎時心翻意倒起來，欲待起來嘔吐，又怕新郎知道嫌他，不是做新人的厚道，只得拼命忍住，忍得他睡著了，流水爬到腳頭去睡。誰想他的尊足與尊口也差不多，躲了死屍，撞著臭燻，弄得個進退無門。坐在牀上思量道：「我這等一個精潔之人，嫁著這等一個污穢之物，分明是蘇合遇了蜚蠊，這一世怎麼腌臢得過？我昨日拜堂的時節，只因怕羞不敢抬頭，不曾看見他的面貌；若是面貌可觀，就是身上有些氣息，我拚得用些水磨工夫，把他刮洗出來，再做幾個香囊與他佩帶，或者也還掩飾得過。萬一面貌再不濟，我這一生一世怎麼了？」思量到此，巴不得早些天明，好看他的面孔。誰想天也替他藏拙，黑黑的再不肯亮。

等得精神倦怠，不覺睡去，忽然醒來，卻已日上三竿，照得房中雪亮。裡侯正睡到好處，誰想有人在帳裡描他的睡容，鄒小姐把他臉上一看，嚇得大汗直流，還疑心不曾醒來，在夢中見鬼，睜開眼睛把各處一相，才曉得是真，就放聲大哭起來。裡侯在夢中驚醒，只說她思想爺娘，就坐起身來，把一隻粗而且黑的手臂搭著她膩而且白的香肩，勸她耐煩些，不要哭罷。誰想越勸得慌，她越哭得狠，直等裡侯穿了衣服，走出房去，冤家離了眼前方才歇息一會；等得走進房來，依舊從頭哭起。

從此以後，雖則同牀共枕，猶如帶鎖披枷，憎嫌丈夫的意思，雖不好明說出來，卻處處示之以意。

裡侯家裡另有一所書房，同在一宅之中，卻有彼此之別，鄒小姐看在眼裡，就瞞了裡侯，教人雕一尊觀音法像，裝金完了，請到書房。待滿月之後，揀個好日，對裡侯道：「我當初做女兒的時節，一心要皈依三寶，只因許了你家，不好祝髮。我如今替你做了一月夫妻，緣法也不為不盡。如今要求你大捨慈悲，把書房佈施與我，改為靜室，做個在家出家。我從今日起，就吃了長齋，到書房去獨宿，終日看經念佛，打坐參禪，以修來世。你可另娶一房，當家生子。隨你做小做大，我都不管，只是不要來攪我的清規。」說完，跪下來拜了四拜，竟到書房去了。

裡侯勸她又不聽，扯她又不住，等到晚上，只得攜了枕席，到書房去就她。誰想她把門窗戶扇都封鎖了，猶如坐關一般，只留一個丫鬟在關中服事。裡侯四顧徬徨，無門可入，只得轉去獨宿一宵。

到次日，接了丈人丈母進去苦勸，自己跪在門外哀求，怎奈她立定主意，並不回頭。過了幾時，裡侯善勸勸不轉，只得用惡勸了。吩咐手下人不許送飯進去，她餓不過自然會鑽出來。誰想鄒小姐求死不得，情願做伯夷、叔齊，一連餓了兩日，全無求食之心。裡侯恐怕弄出人命來，依舊叫人送飯。

一日，立在門外大罵道：「不賢慧的淫婦！你看什麼經？念什麼佛？修什麼來生？無非因我相貌不好，本事不濟，不能夠遂你的淫心，故此在這邊裝腔作勢。你如今要稱意不難，待我賣你去為娼，立在門前，只揀中意的扯進去睡就是了。你說你是個小姐，又生得標緻，我是個平民，又生得醜陋，配你不來麼？不是我誇嘴說，只怕沒有銀子，若拚得大主銀子，就是公主西施，也娶得來！你辦眼睛看我，我偏要娶個人家大似你的、容貌好似你的回來，生兒育女，當家立業。你那時節不要懊悔！」

鄒小姐並不回言，只是念佛。

裡侯罵完了，就去叫媒婆來吩咐說：「要個官宦人家女兒，又要絕頂標緻的，竟娶作正，並不做小。只要相得中意，隨她要多少財禮，我只管送。就是媒錢也不拘常格，只要遂得意來，一個元寶也情願謝你。」自古道：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」

只因他許了元寶謝媒，那些走千家的婦人，不分晝夜去替他尋訪，第三日就來回覆道：「有個何運判的小姐，年方二八，容貌賽得過西施。因她父親壞了官職，要湊銀子寄到任上去完贓，目下正要打發女兒出門，財禮要三百金，這是你出得起的。只是何夫人要相相女婿，方才肯許；又要與大娘說過，她是不肯做小的。」裡侯道：「兩件都不難。我的相貌其實不揚，她看了未必肯許，待我央個朋友做替身，去把她相就是了；至於做大一事，一發易處。你如今就進關去，對那潑婦講，說有個絕標緻的小姐要來作正，你可容不容？萬一嚇得她回心，我就娶不成那一個也只當重娶了這一個，一樣把媒錢謝你。」

那媒婆聽了，情願趁這主現成媒錢，不願做那樁欺心交易，就拿出蘇秦、張儀的舌頭來進關去做說客。誰想鄒小姐巴不得娶來作正，才斷得她的禍根；若是單單做小，目下雖然捉生替死，只怕久後依舊要起死回生。就在佛前發誓道：「我若還想在闕家做大，教我萬世不得超升。」媒婆知道說不轉，出去回覆裡侯，竟到何家作伐。

約了一個日子，只說到某寺燒香，那邊相女婿，這邊相新人。到那一日，裡侯央一個絕標緻的朋友做了自己，自己反做了幫閒，跟去偷相，兩個預先立在寺裡等候。那小姐隨著夫人，卻像行雲出岫，冉冉而來，走到面前，只見她：

眉彎兩月，目閃雙星。摹擬金蓮，說三寸，尚無三寸；批評花貌，算□分，還有□分。拜佛時，屈倒蠻腰，露壓海棠嬌著地；拈香處，伸開纖指，煙籠玉筍細朝天。立下風，暗嗅肌香，甜淨居麝蘭之外；據上游，俯觀髮彩，氤氳在雲霧之間。誠哉絕世佳人，允矣出塵仙子！

裡侯看見，不覺搖頭擺尾，露出許多歡欣的醜態。自古道：「兩物相形，好醜愈見。」那朋友原生得齊整，又加這個傀儡立在身邊，一發覺得風流俊雅。何夫人與小姐見了，有什麼不中意？當晚就允了。

裡侯隨即送聘過門，選了吉日，一樣花燈彩轎，娶進門來。

進房之後，何小姐斜著星眸，把新郎覷了幾覷，可憐兩滴珍珠，不知不覺從秋波裡瀉下來。裡侯知道又來撒了，心上思量道：「前邊那一個只因我進門時節嬌縱了她，所以後來不受約束。古語道：『三朝的新婦，月子的孩兒，不可使她弄慣。』我的夫綱就要從今日整起。」主意定了，就叫丫鬟拿合盞杯來，斟了一杯送過去。何小姐籠著雙手，只是不接。裡侯道：「交杯酒是做親的大禮，為什麼不接？我頭一次送東西與你，就是這等裝模作樣，後來怎麼樣做人家？還不快接了去！」何小姐心上雖然怨恨，見他的話說得正經，只得伸手接來放在桌上。從來的合盞杯不過沾一沾手，做個意思，後來原是新郎代吃的。裡侯只因要整夫綱，見她起先不接，後來聽了幾句硬話就接了去，知道是可以威制的了，如今就當真要她吃起來。對一個丫鬟道：「差你去勸酒，若還剩一滴，打你五□皮鞭！」

丫鬟聽見，流水走去，把杯遞與何小姐。小姐拿便拿了，只是不吃。裡侯又叫一個丫鬟去驗酒，看乾了不曾。丫鬟看了來回覆道：「一滴也不曾動。」裡侯就怒起來，叫勸酒的過來道：「你難道是不怕家主的麼！自古道：『拿我碗，服我管。』我有銀子討你來，怕管你不下！要你勸一盅酒都不肯依，後來怎麼樣差你做事！」叫驗酒的扯下去重打五□，「打輕一下，要你賠□下！」驗酒的怕連累自己，果然一把拖下去，拿了皮鞭，狠命地打。何小姐明曉得他打丫鬟驚自己，肚裡思量道：「我今日落了人的圈套，料想不能脫身，不如權且做個軟弱之人，過了幾時，拚得尋個自盡罷了。總是要死的人，何須替他啣氣？」見那丫鬟打到苦處，就止住道：「不要打，我吃就是了。」

裡侯見她畏怯，也就回過臉來，叫丫鬟換一杯熱酒，自己送過去。何小姐一來怕啣氣，二來因嫁了匪人，憤恨不過，索性把酒來做對頭，接到手，兩三口就乾了。裡侯以為得計，喜之不勝，一杯一杯，只管送去。何小姐量原不高，三杯之後，不覺醺醺。裡侯慢檣搖船，來捉醉鬼，這晚成親，比前番吹滅了燈，暗中摸索的光景，大不相同。何小姐一來酒醉，二來打點一個死字放在胸中，竟把身子當了屍骸，連那三種異香聞來也不□分覺察。受創之後，一覺直睡到天明。

次日起來，梳過了頭，就問丫鬟道：「我聞得他預先娶過一房，如今為何不見？」丫鬟說：「在書房裡看經念佛，再不過來的。」何小姐又問：「為什麼就去看經念佛起來？」丫鬟道：「不知什麼緣故，做親一月，就發起這個願來，家主千言萬語，再勸不轉。」何小姐就明白了。到晚間睡的時節，故意歡歡喜喜，對裡侯道：「聞得鄒小姐在那邊看經，我明日要去看他一看，你心下何如？」裡侯未娶之先，原在他面前說了大話，如今應了口，巴不得把何小姐送去與她看看，好聘自己的威風。就答應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

卻說鄒小姐聞得他娶了新人，又替自家歡喜，又替別人擔憂，心上思量道：「我有鼻子，別人也有鼻子；我有眼睛，別人也有眼睛。只除非與他一樣奇醜奇臭的才能夠相視莫逆；若是稍有幾分顏色略知一毫香臭的人，難道會相安無事不成？」及至臨娶之時，預先叫幾個丫鬟擺了塘報，「看人物好不好，性子善不善，兩下相投不相投，有話就來報我。」只見娶進門來，頭一報說她人物甚是標緻；第二報說她與新郎對坐飲酒，全不推辭；第三報說他兩個吃得醉醺醺地上牀，安穩睡到天明，如今好好在那邊梳洗。鄒小姐大驚道：「好涵養，好德性，女中聖人也，我一千也學她來。」

只見到第三日，有個丫鬟拿了香燭氈單，預先來知會道：「新娘要過來拜佛，兼看大娘。」鄒小姐就叫備茶伺候。不上一刻，遠遠望見裡侯攜了新人的手，搖搖擺擺而來，把新人送入佛堂，自己立在門前看她拜佛；又一眼相著鄒小姐，看她氣不氣。誰想何小姐對著觀音法座，竟像和尚尼姑拜懺的一般，合一次掌，跪下去嗑一個頭，一連合三次掌，嗑三個頭，全不像婦人家的禮數。裡侯看見，先有些詫異了。

又只見她拜完了佛，起來對著鄒小姐道：「這位就是鄒師父麼？」丫鬟道：「正是。」何小姐道：「這等，師父請端坐，容弟子稽首。」就扯一把椅子，放在上邊，請鄒小姐坐了好好拜。鄒小姐不但不肯坐，連拜也不教她拜。正在那邊扯扯曳曳，只見裡侯嚷起來道：「胡說！她只因沒福做家主婆，自己貶入冷宮，原說娶你來作正的，如今只該姊妹相稱，哪有拜她的道理？好沒志氣！」

何小姐應道：「我今日是徒弟拜師父，不是做小的拜大娘，你不要認錯了主意。」說完，也像起先拜佛一般，和南了三次，鄒小姐也依樣回她。拜完了，兩個對面坐下，才吃得一杯茶，何小姐就開談道：「師父在上，弟子雖是俗骨凡胎，生來也頗有善願，只因前世罪重業深，今生墮落奸人之計，如今也學師父猛省回頭，情願拜為弟子，陪你看經念佛，半步也不敢相離。若有人來纏擾弟子，弟子拼這個臭皮囊去結識他，也落得早生早化。」鄒小姐道：「新娘說差了。我這修行之念，蓄之已久，不是有激而成的。況且我前世與闕家無緣，一進門來就有反目之意，所以退居靜室，虛左待賢。聞得新娘與家主相得甚歡，如今正是新婚燕爾的時候，怎麼說出這樣不情的話來？我如今正喜得了新娘，可保得耳根清淨，若是新娘也要如此，將來的靜室竟要變做鬧場了，連三寶也不得相安，這個斷使不得。」

說完，立起身來，竟要送她出去。何小姐哪裡肯走！裡侯立在外邊，聽見這些說話，氣得渾身冰冷。起先還疑她是套話，及至見鄒小姐勸她不走，才曉得果是真心，就氣衝衝地罵進來道：「好淫婦！才走得進門，就被人過了氣。為什麼要賴在這邊？難道我身上是有刺的麼？還不快走！」何氏道：「你不要做夢，我這等一個如花似玉的人，與你這個魑魅魍魎宿了兩夜，也是天樣大的人情、海樣深的度量，就跳在黃河裡洗一千個澡，也去不盡身上的穢氣，你也夠得緊了。難道還想來玷污我麼？」裡侯以前雖然受過鄒小姐幾次言語，卻還是綿裡藏針、泥中帶刺的話，何曾罵得這般出像？況且何小姐進門之後，屢事小心，教舉杯就舉杯，教吃酒就吃酒，只說是個搓得圓捏得扁的了，到如今忽然發起威來，處女變做脫兔，教裡侯怎麼忍耐得起？何小姐不曾數說得完，他就預先捏了拳頭伺候，索性等她說個盡情，然後動手。到此時，不知不覺何小姐的青絲細髮已被他揪在手中，一邊罵一邊打，把鄒小姐嚇得戰戰兢兢。

只說這等一個嬌皮細肉的人，怎經得鐵槌樣的拳頭打起？只得拚命去扯。誰想罵便罵得重，打卻打得輕，勢便做得凶，心還使得善，打了□幾個空心拳頭，不曾有一兩個到她身上，就故意放鬆了手，好等他脫身，自己一邊罵，一邊走出去了。

何小姐掙脫身子，號啕痛哭。大抵婦人家的本色，要在張惶急遽的時節方才看得出來，從容暇豫之時，哪一個不會做些嬌聲，裝些媚態？及至檢點不到之際，本相就要露出來了。

何小姐進門拜佛之時，鄒小姐把她從頭看到腳底，真是嫵媚異常。

頭上的雲髻大似冰盤，又且黑得可愛，不知她用幾子頭篦，方才襯貼得來？及至此時被裡侯揪散，披將下去，竟與身子一般長，要半根假髮也沒有。至於哭聲，雖然激烈，卻沒有一毫破笛之聲；滿面都是啼痕，又洗不去一些粉跡。種種愁容苦態，都是畫中的嫵媚、詩裡的輕盈，無心中露出來的，就是有心也做不出。鄒小姐口中不說，心上思量道：「我常常對鏡自憐，只說也有幾分姿色了，如今看了她，真是珠玉在前，令人形穢。這樣絕世佳人，尚且落於村夫之手，我們一發是該當的了。」

想了一會，就竭力勸住，教她重新梳起頭來。兩個對面談心，一見如故。到了晚間，裡侯叫丫鬟請她不去，只得自己走來負荊唱喏下跪，叫姐呼娘，樁樁醜態都做盡，何小姐只當不知，後來被他苦纏不過，袖裡取出一把剃刀，竟要剗死。裡侯怕弄出事來，只得把她交與鄒小姐，央泥佛勸土佛，若還掌印官委不來，少不得還請你舊官去復任。

卻說何小姐的容貌，果然比鄒小姐高一二成，只是肚裡的文才，手中的技藝，卻不及鄒小姐萬分之一。從她看經念佛，原是虛名；學她寫字看書，倒是實事。何愛鄒之才，鄒愛何之貌，兩個做了一對沒卵夫妻，闕裡侯倒睜著眼睛在旁邊吃醋。

熬了半年，不見一毫生意，心上思量道：「看這光景，兩個都是養不熟的了，她們都守活寡，難道教我絕嗣不成？少不得還要娶一房，叫做三遭為定。前面那兩個原怪她不得；一個才思忒高，一個容貌忒好，我原有些配她來，如今做過兩遭把戲，自己也明白了，以後再討，只去尋那一字不識、粗粗笨笨的，只要會做人家，會生兒子就罷了，何須弄那上書上畫的來磨滅自己？」算計定了，又去叫媒婆吩咐。

媒婆道：「要有才有貌的便難，若要老實粗笨的何須尋得？我肚裡盡有。只是你這等一分大人家，也要有些福相、有些才幹才承受得起。如今袁進士家現有兩個小要打發出門，一個姓周，一個姓吳。姓周的極有福相、極有才幹，姓吳的又有才、又有貌，隨你要哪一個就是。」裡侯道：「我被有才有貌的弄得七死八活，聽見這兩個字也有些頭疼，再不要說起，竟是那姓周的罷了，只是也要過過眼，才好成事。」媒婆道：「這等我先去說一聲，明日等你來相就是。」兩個約定，媒人竟到袁家去了。

卻說袁家這兩個小，都是袁進士極得意的。周氏的容貌雖不□分豔麗，卻也生得端莊，只是性子不好，一些不遂意就要尋死尋活。至於姓吳的那一個，莫說周氏不如她，就是闕家娶過的那兩位小姐，有其才者無其貌，有其貌者無其才，只除非兩個並做一個，方才敵得她來。袁進士的夫人性子極妒，因丈夫寵愛這兩個小，往常嗚氣不過，如今乘丈夫進京去謁選，要一齊打發出門，以杜將來之禍。聽見闕家要相周氏，又有個打抽豐的舉人要相吳氏，袁夫人不勝之喜，就約明日一齊來相。

裡侯因前次央人央壞了事，這番並不假借，竟是自己親征。次日走到袁家，恰好遇著打抽豐的舉人相中了吳氏出來，聞得財禮已交，約到次日來娶。裡侯道：「舉人揀的日子自然不差，我若相得中，也是明日罷了。」及至走入中堂，坐了一會，媒婆就請周氏出來，從頭至腳任憑檢驗。男相女固然仔細，女相男也不草草，周氏把裡侯睨了兩眼，不覺變下臉來，氣衝衝地走進去了。媒婆問裡侯中意不中意，裡侯道：「才幹雖看不出，福相是有些的，只是也還嫌她標緻，再減得幾分姿色便好。」

媒婆道：「鄉宦人家既相過了，不好不成，勸你將就些娶回去罷。」裡侯只得把財禮交進，自己回去，只等明日做親。

卻說周氏往常在家，聽得人說有個姓關的財主，生得奇醜不堪，有「關不全」的名號。周氏道：「我不信一個人身上就有這許多景致，幾時從門口經過，教我們出去看看也好。」這次媒人來說親，只道有個財主要相，不說姓關不姓關，奇醜不奇醜，及至相的時節，周氏見他身上臉上景致不少，就有些疑心起來，又不好問得，只把媒婆一頓臭罵說：「陽間怕沒有人家，要到陰間去領鬼來相？」媒人道：「你不要看錯了，他就是荊州城裡第一個財主，叫做關裡侯，沒有一處不聞名的。」

周氏聽見，一發顛作起來道：「我寧死也不嫁他，好好把財禮退去！」袁夫人道：「有我做主，莫說這樣人家，就是叫化子，也不怕你不去！」周氏不敢與大娘對口，只得忍氣吞聲進房去了。

天下不均匀的事盡多。周氏在這邊有苦難伸，吳氏在那邊快活不過。相她的舉人年紀不上三□歲，生得標緻異常，又是個有名的才子，吳氏平日極喜看他詩稿的。此時見親事說成，好不得意，只怪他當夜不娶過門，百歲之中少了一宵恩愛，只得和衣睡了一晚。熬到次日，絕早起來梳妝，不想那舉人差一個管家押媒婆來退財禮，說昨日來相的時節，只曉得是個鄉紳，不曾問是哪一科進士，及至回去細查齒錄，才曉得是他父親的同年，豈有年姪娶年伯母之理？夫人見他說得理正，只得把財禮還他去了。吳氏一天高興掃得精光，白白梳了一個新婦頭，竟沒處用得著。

停一會，闕家轎子到了，媒婆去請周氏上轎，只見房門緊閉，再敲不開。媒婆只說她做作，請夫人去發作她。誰想敲也不開，叫也不應，及至撬開門來一看，可憐一個有福相的婦人，變做個沒收成的死鬼，高高掛在樑上，不知幾時弔殺的。夫人慌了，與媒婆商議道：「我若打發她出門，明日老爺回來，不過啣一場小氣；如今逼死人命，將來就有大氣啣了，如何了得？」媒婆道：「老爺回來，只說病死的。他難道好開棺檢屍不成？」夫人道：「我家裡的人別個都肯隱瞞，只有吳氏那個妖精，哪裡閉得她的口住？」媒婆想了一會道：「我有個兩全之法在此。那邊一頭，女人要嫁得慌，男子又不肯娶；這邊一頭，男子要娶，女人又死了沒得嫁。依我的主意，不如待我去說一個謊，只說某相公又查過了，不是同年，如今依舊要娶，她自然會鑽進轎去，竟把她做了周氏嫁與闕家。闕家聘了醜的倒得了好的，難道肯退來還你不成？就是吳氏到了那邊，雖然出轎之時有一番驚嚇，也只好肚裡咒我幾聲，難道好跑回來與你說話不成？替你除了一個大害，又省得她後來學嘴，豈不兩便？」夫人聽見這個妙計，竟要歡喜殺來，就催媒婆去說謊。吳氏是一心要嫁的人，聽見這句話，哪裡還肯疑心，走出繡房，把夫人拜了幾拜，頭也不回，竟上轎子去了。

及至抬到闕家，把新郎一看，全然不是昨日相見的，她是個絕頂聰明之人，不消思索，就曉得是媒婆與夫人的詭計了。心上思量道：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只要想個妙法出來，保全得今夜無事，就可以算計脫身了。」只是低著頭，思量主意，再不露一些煩惱

之容。

裡侯昨日相那一個，還嫌她多了幾分姿容，怕娶回來啣氣，哪曉得又被人調了包？出轎之時，新人反不□分驚慌，倒把新郎嚇得魂不附體。心上思量道：「我不信婦人家竟是會變的，只過得一夜，又標緻了許多。我不知造了什麼業障，觸犯了天公，只管把這些好婦人來磨滅我。」正在那邊怨天恨地，只見吳氏回過朱顏，拆開絳口，從從容容的問道：「你家莫非姓關麼？」裡侯回她：「正是。」吳氏道：「請問昨日那個媒人與你有什麼冤仇，下這樣毒手來擺佈你？」裡侯道：「她不過要我幾兩媒錢罷了，哪有什麼冤仇？替人結親是好事，也不叫做擺佈我。」吳氏道：「你家就有天大的禍事到了，還說不是擺佈？」裡侯大驚道：「什麼禍事？」吳氏道：「你昨日聘的是那一個，可曉得她姓什麼？」裡侯道：「你姓周，我怎麼不曉得？」吳氏道：「認錯了，我姓吳，那一個姓周。如今姓周的被你逼死了，教我來替討命的。」裡侯聽見，眼睛嚇得直豎，立起身來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她吳氏道：「我與她兩個都是袁老爺的愛寵，只因夫人妒忌，乘他出去選官，瞞了家主，要出脫我們。不想昨日你去相她，又有個舉人來相我，一齊下了聘，都說明日來娶。我與周氏約定要替老爺守節，只等轎子一到，兩個雙雙尋死。不想周氏的性子太急，等不到第二日，昨夜就吊死了。不知被哪一個走漏了消息，那舉人該造化，知道我要尋死，預先叫人來把財禮退了去。及至你家轎子到的時節，夫人教我來替她，我又不肯，只得也去上吊。那媒人來勸道：『你既然要死，死在家裡也沒用，關家是個有名的財主，你不如嫁過去死在他家，等老爺回來也好說話。難道兩條性命了不得他一分人家？』故此我依她嫁過來，一則替丈夫守節，二則替周氏伸冤，三來替你討一口值錢的棺木，省得死在他家，盛在幾塊薄板之中，後來拋屍露骨。」說完，解下束腰的絲線繫在頸上，要自家勒死。

她不曾講完的時節，裡侯先嚇得戰戰兢兢，手腳都抖散了，再見她弄這個圈套，怎不慌上加慌？就一面扯住，一面高聲喊道：「大家都來救命！」嚇得那些家人婢僕沒腳地趕來，周圍立住，扯的扯，勸的勸，使吳氏動不得手。裡侯才跪下來道：「吳奶奶、袁夫人，我與你前世無冤，今世無仇，為什麼上門來害我？我如今不敢相留，就把原轎送你轉去，也不敢退什麼財禮，只求你等袁老爺回來，替我說個方便，不要告狀，待我送些銀子去請罪罷了。」吳氏道：「你就送我轉去，夫人也不肯相容，依舊要出脫我，我少不得是一死。自古道：『走三家不如坐一家。』只是死在這裡的快活。」裡侯弄得沒主意，只管嗑頭，求她生個法子，放條生路。吳氏故意躊躇一會兒，才答應道：「若要救你，除非用個伏兵緩用之計，方才保得你的身家。」裡侯道：「什麼計較？」吳氏道：「我老爺選了官，少不得就要回來，也是看得見的日子。你只除非另尋一所房屋，將我藏在裡邊，待他回來的時節，把我送上門去。我對他細講，說周氏是大娘逼殺的，不干你事；你只因誤聽媒人的話，說是老爺的主意，才敢上門來相我；及至我過來說出緣故，就不敢近身，把我養在一處，待他回來送還，他平素是極愛我的，見我這等說，他不但不擺佈你，還感激你不盡，一些禍事也沒有了。」裡侯聽見，一連嗑了幾個響頭，方才爬起來道：「這等，不消別尋房屋，我有一所靜室，就在家中，又有兩個女人，可以做伴，送你過去安身就是。」說完，就叫幾個丫鬟：「快送吳奶奶到書房裡去。」

卻說鄒、何兩位小姐聞得他又娶了新人，少不得也像前番，叫丫鬟來做探子。誰想那些丫鬟聽見家主喊人救命，大家都來濟困扶危了，哪有工夫去說閒話？兩個等得寂然無聲，正在那邊猜謎，只見許多丫鬟簇擁一個愛得人殺的女子走進關來。先拜了佛，然後與二人行禮，才坐下來，二人就問道：「今日是佳期，新娘為何不赴洞房花燭，卻到這不祥之地來？」吳氏初進門，還不知這兩個是姑娘、是妯娌，聽了這句話，打頭不應空，就答應道：「供僧伽的所在，叫做福地，為什麼反說不祥？我此番原是來就死的，今晚叫做忌日，不是什麼佳期。二位的話，句句都說左了。」兩個見她言語來得激烈，曉得是個中人了，再敘幾句寒溫，就托故起身，叫丫鬟到旁邊細問。

丫鬟把起先的故事說了一番，二人道：「這等也是個脫身之計，只是比我們兩個更做得巧些。」吳氏乘她問丫鬟的時節，也扯一個到背後去問：「這兩位是家主的什麼人？」丫鬟也把二人的來歷說了一番。吳氏暗笑道：「原來同是過來人，也虧她尋得這塊避秦之地，」兩邊問過了，依舊坐籠來，就不像以前客氣，大家把心腹話說做一堆，不但同病相憐，竟要同舟共濟。鄒小姐與她分韻聯詩，得了一個社友。何小姐與她同嬌比媚，湊成一對玉人。三個就在佛前結為姊妹。過到後來，一日好似一日。

不多幾時，聞得袁進士補了外官，要回來帶家小上任。鄒、何二位小姐道：「你如今完璧歸趙，只當不曾落地獄，依舊去做天上人了。只是我兩個珠沉海底，今生料想不能出頭，只好修個來世罷了。」吳氏道：「我回去見了袁郎，贊你兩人之才貌，訴你兩人之冤苦，他讀書做官的人，自然要動憐才好色之念，若有機會可圖，我定要把你兩個一齊弄到天上，決不教你在此受苦。」二人口雖不好應得，心上也著得如此。

又過幾時，裡侯訪得袁進士到了，就叫一乘轎子，親自送吳氏上門。只怕袁進士要發作他，不敢先投名帖，待吳氏進去說明，才好相見。吳氏見了袁進士，預先痛哭一場，然後訴苦，說大娘逼她出嫁，她不得不依，「虧得關家知事，許我各宅而居，如今幸得撥雲見日。」說完，扯住袁進士的衣袖，又悲悲切切哭個不了。只道袁進士回來不見了她，不知如何啣氣；此時見了她，不知如何歡喜。誰想他在京之時，就有家人趕去報信，周氏、吳氏兩番舉動，他胸中都已了然。此時見吳氏訴說，他只當不聞；見吳氏悲哀，他只管冷笑；等她自哭自住，並不勸她。吳氏只道他因在前廳，怕人看見，不好露出兒女之態，就低了頭朝裡面走，袁進士道：「立住了！不消進去。你是個知書識理之人，豈不聞覆水難收之事。你當初既要守節，為什麼不死？卻到別人家去守起節來？你如今說與他各宅而居，這句話教我哪裡去查帳？你不過因那姓關的生得醜陋，走錯了路頭，故此轉來尋我；若還嫁與那打抽豐的舉人，我便拿銀子來贖你，只怕也不肯轉來了。」說了這幾句，就對家人道：「關家可有人在外邊？快叫他來領去。」家人道：「姓關的現在外面，要見袁老爺。」

袁進士道：「請進來。」家人就去請裡侯。裡侯起先□分憂懼，此時聽見一個「請」字，心上才寬了幾分，只道吳氏替他說的方便，就大膽走進來與袁進士施禮。袁進士送了坐，不等裡侯開口，就先說道：「舍下那些不祥之事，學生都知道了。雖是妒婦不是，也因這兩個淫婦各懷二心，所以才有媒人出去打合，兄們只是學生的意思，所以上門來相她。周氏之死，是她自己的命限，與兄無干。至於吳氏之嫁，雖出奸媒的詭計，也是兄前世與她有些夙緣，所以無心湊合。學生如今並不怪兄，兄可速速領回去，以後不可再教她上門來壞學生的體面。」

他一面說，裡侯一面叫「青天」，說完，裡侯再三推辭，說：「是老先生的愛寵，晚生怎敢承受？」袁進士變下臉來道：「你既曉得我的愛寵，當初就不該娶她；如今娶回去，過了這幾時又送來還我，難道故意要羞辱我麼？」裡侯慌起來道：「晚生怎麼敢？就蒙老先生開恩，教晚生領去，怎奈她嫌晚生醜陋，不願相從，領回去也要啣氣。」袁進士就回過頭去對吳氏道：「你聽我講，自古道：『紅顏薄命。』你這樣的女人，自然該配這樣的男子。若在我家過世，這句古語就不驗了。你如今若好好跟他回去，安心貼意做人家，或者還會生兒育女，討些下半世的便宜；若還吵吵鬧鬧，不肯安生，將來也不過像周氏，是個樑上之鬼。莫說死一個，就死□個，也沒人替你伸冤。」說完，又對裡侯道：「關兄請別，學生也不送了。」又著手拱一拱，頭也不回，竟走了進去。

吳氏還啼啼哭哭，不肯出門，當不得許多家人你推我曳，把她塞進轎子。起先威風凜凜而來，此時興致索然而去。

到了關家，頭也不抬，竟往書房裡走。裡侯一把扯住道：「如今去不得了。我起先不敢替你成親，一則被你把人命嚇倒，要保身家；二則見你忒標緻了些，恐怕啣氣。如今屍主與兇身當面說過，只當批個執照來了，難道還怕什麼人命不成？就是容貌不相配些，方才黃甲進士親口吩咐過了，美妻原該配醜夫，是黃金板上刊定的，沒有什麼氣喘得，請條直些走來成親。」

吳氏心上的路數往常是極多的，當不得袁進士五六句話把她路數都塞斷了，如今並無一事可行，被他做個順手牽羊，不響不動扯進房裡去了。裡侯這一晚成親之樂，又比束縛醉人的光景不同，真是漸入佳境。從此以後，只怕吳氏要脫逃，竟把書房的總門鎖了，只留一個轉筒遞茶飯過去。鄒、何兩位小姐與吳氏隔斷紅塵，只好在轉筒邊談談哀曲而已。

吳氏的身子雖然被他箝束住了，心上只是不甘，翻來覆去思量道：「他娶過三次新人，兩個都走脫了，難道只有我是該苦的？她們做清客，教我一個做蛆蟲，定要生個法子去弄她們過來，大家分些臭氣，就是三夜輪著一夜，也還有兩夜好養鼻子。」算計定了，就對裡侯道：「我如今不但安心貼意，隨你終身，還要到書房裡去，把那兩個負固不服的都替你招安過來，才見我的手段。」裡侯道：「你又來算計脫身了。不指望獐？鹿兔，只怕連獵狗也不得選鄉，我被人騙過幾次，如今再不到水邊去放鰲了。」吳氏就罰咒道：「我若騙你，教我如何如何！你明日把門開了，待我過去勸她，你一面收拾房間伺候，包你一拖便來。只是有句話要吩咐你，你不可不依，臥房只要三個，牀鋪卻要六張。」裡侯道：「要這許多做什麼？」吳氏道：「我老實對你說，你身上這幾種氣息，其實難聞，自古道：『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』等她們過來，大家做定規矩，一個房裡一夜，但許同房不許共鋪，只到要緊頭上那刻工夫，過來走走，閒空時節只是兩牀宿歇，這等才是個可久之道。」

裡侯聽見，不覺大笑起來道：「你肯說出這句話來，就不是個脫身之計了，這等一一依從就是。」

次日起來，早早把書房開了，一面收拾房間，一面教吳氏去做說客。

卻說鄒、何兩位小姐見吳氏轉來，竟與裡侯做了服貼夫妻，過上許多時，不見一毫響動，兩個雖然沒有醋意，覺得有些懊悔起來。不是懊悔別的事，她道我們一個有才，一個有貌，終不及她才貌俱全，一個當兩個的，尚且與他過得日子，我們半個頭，與他啣什麼氣？當初那些舉動，其實都是可以做、可以不做的。兩個人都先有這種意思，吳氏的說客自然容易做了。

這一日走到，你歡我喜，自不待說。講了一會閒話，吳氏就對二人道：「我今日過來，要講個分上，你二位不可不聽。」二人道：「只除了一樁聽不得的，其餘無不從命。」吳氏道：「聽不得的聽了，才見人情，容易的事，哪個不會做？但凡世上結義的弟兄，都要有福同享，有苦同受，前日既蒙二位不棄，與我結了金石之盟，我如今不幸不能脫身，被他拘在那邊受苦。你們都是嘗過滋味的，難道不曉得？如今請你們過去，大家分些受受，省得磨死我一個，你們依舊不得安生。」二人道：「你當初還說要超度我們上天，如今倒要扯人到地獄裡去，虧你說得出口。」吳氏道：「我也指望上天，只因有個人說這地獄該是我們坐的，被他點破了，如今也甘心做地獄中人。你們兩個也與我一樣，是天堂無分地獄有緣的，所以來拉你們去同坐。」

就把袁進士勸她「紅顏自然薄命，美妻該配丑夫」的話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他這些話說得一毫不差，二位若不信，只把我來比就是了。你們不曾嫁過好丈夫的，遇著這樣人也還氣得過；我前面的男子是何等之才，何等之貌，我若靠他終身，雖不是誥命夫人，也做個烏紗愛妾，盡可無怨了。怎奈大娘要逼我出去，媒人要哄我過來，如今弄到這個地步。這也罷了，那日來相我的人又是何等之才，何等之貌，我若嫁將過去，雖不敢自稱佳人，也將就配得才子，自然得意了。誰想他自己做不成親，反替別人成了好事，到如今誤得我進退無門。這等看起來，世間的好丈夫，再沒得把與好婦人受用的，只好拿來試你一試，哄你一哄罷了。我和你若是一個兩個錯嫁了他，也還說是造化偶然之誤，如今錯到三個上，也不叫做偶然了；他若娶著一個兩個好的，還說他沒福受用，如今娶著三個都一樣，也不叫做沒福了。總來是你我前世造了孽障，故此弄這鬼魅變不全的人身到陽間來磨滅你我。如今大家認了晦氣，去等他磨滅罷了。」

吳氏起先走到之時，先把她兩個人的手一邊捏住一隻，後來卻像與她閒步地一般，一邊說一邊走，說到差不多的時節，已到了書房門口兩邊交界之處了，無意之中把她一扯，兩個人的身子已在總門之外，流水要回身進去，不想總門已被丫鬟鎖了，這是吳氏預先做定的圈套。二人大驚道：「這怎麼使得？就要如此，也待我們商量酌議，想個長策出來，慢慢地回話，怎麼捏人在拳頭裡，硬做起來？」吳氏道：「不勞你們費心，長策我已想到了，聞香躲臭的傢伙，都現現成擺在那邊，還你不即不離，決不像以前只有進氣沒有出氣就是。」二人問：「什麼計策？」吳氏又把同房各鋪的話說了一遍，二人方才應允。

各人走進房去，果然都是兩張牀，中間隔著一張桌子，桌上又擺著香爐匙箸。裡侯也會奉承，每一個房裡買上七八斤速香，憑她們燒過日子，好掩飾自家的穢氣。從此以後，把這三個女子當做菩薩一般燒香供養，除那一刻要緊工夫之外，再不敢近身去褻瀆她。由鄒而何，由何而吳，一個一夜，週而復始，任他自去自來，倒喜得沒有醋吃。不上幾年，三人各生一子。

兒子又生得古怪，不像爺，只像娘，個個都嬌皮細肉，又不消請得先生，都是母親自教。以前不曾出過科第，後來一般也破天荒進學的進學，中舉的中舉，出貢的出貢。裡侯只因相貌不好，倒落得三位妻子都會保養他，不□分肯來耗其精血，所以直活到八□歲才死。這豈不是美妻該配醜夫的實據？

我願世上的佳人把這回小說不時擺在案頭，一到煩惱之時，就取來翻閱，說我的才雖絕高，不過像鄒小姐罷了；貌雖極美，不過像何小姐罷了；就作兩樣俱全，也不過像吳氏罷了，她們一般也嫁著那樣丈夫，一般也過了那些日子，不曾見飛得上天，鑽得入地，每夜只消在要緊頭上熬那一兩刻工夫，況那一兩刻又是好熬的。或者度得個好種出來，下半世的便宜就不折了。或者丈夫雖醜，也還醜不到「闕不全」的地步，只要面貌好得一兩分，穢氣少得一兩種，墨水多得一兩滴，也就要當做潘安、宋玉一般看承，切不可求全責備。

我這服金丹的訣竅都已說完了，藥囊也要收拾了，隨你們聽不聽不於我事，只是還有幾句話，吩咐那些愚醜丈夫：她們嫁著你固要安心，你們娶著她也要惜福。要曉得世上的佳人，就是才子也沒福受用的，我是何等之人，能夠與她作配，只除那一刻要緊的工夫，沒奈何要少加褻瀆，其餘的時節，就要當做菩薩一般燒香供養，不可把穢氣薰她，不可把惡言犯她，如此相敬，自然會像關裡侯，度得好種出來了。切不可把這回小說做了口實，說這些好婦人是天教我磨滅她的，不怕走到哪裡去！要曉得磨滅好婦人的男子，不是你一個；磨滅好婦人的道路，也不是這一條。萬一閻王不曾禁錮她終身，不是咒死了你去嫁人，就是弄死了他來害你，這兩樁事都是紅顏女子做得出的。關裡侯只因累世積德，自己又會供養佳人，所以後來得此美報。不然，只消一個袁進士翻轉臉來，也就夠他了。

我這回小說也只是論姻緣的大概，不是說天下夫妻個個都如此。只要曉得美妻配醜夫倒是理之常，才子配佳人反是理之變。處常的要相安，處變的要謹慎。這一回是處常的了，還有一回處變的，就在下面，另有一般分解。

「評」

從來傳奇小說，定以佳人配才子。一有嫁錯者，即代生怨謗之聲，必使改正而後已。使妖冶婦人見之，各懷二心以事其主，攪得世間夫婦不和，教得人家閨門不謹。作傳奇小說者，盡該入阿鼻地獄。此書一出，可使天下無反目之夫妻，四海絕窺牆之女子，教化之功不在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下。豈可作小說觀？這回小說救得人活，又笑得人死，作者竟操生殺之權。